



云祥看棉

□ 赵文卿

云祥从学校回来,天还没黑。天还没黑,云祥嫂已经早早做好了晚饭,工工整整摆在了饭桌上。

吃着饭,云祥嫂对云祥说:“早点吃,吃了了,今晚你还得去地头看棉花。”

“看棉花?现在谁还稀罕你那点儿棉花?去偷?”云祥迟迟疑疑,不大乐意。

“让你去你就去,廖天野地的,总不能让我一个妇女去吧?”

云祥嫂今年特意种了一亩棉花,施肥、浇水、喷药、打叉,棉花长势很好,棵壮,棉桃个个大似“牛铃铛”。入秋了,“牛铃铛”摇响开来,摇出一地白生生的“云朵”。趁天气晴好,云祥嫂费了三天工夫,将这些“云朵”一朵一朵摘到了地头场面上。儿子惠杰去年订了婚,今年年底该办事了,有了这些棉花,等晾干晒透,将来絮几双又大又厚又软和的新棉裤就不用发愁了。得看紧点儿。

吃罢饭,天快黑了。尽管不乐意,云祥还是夹了铺盖卷去了。

棉花地离村子一里多地。摸到地头,天已完全黑了,仰头看天,满天星斗像一颗颗银钉,钉在天空青灰色的石板上。一阵风吹过,草丛里蚱蜢儿、蚂蚱的鸣唱声时明时灭,埋伏在

不远处的几个坟头,影影绰绰,鬼鬼祟祟。云祥身强力壮,虽然已年近五十,一直在学校教书,不信鬼不信邪,但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发毛。

摘好的棉花,摊在棉花地地头的场面上,白花一片,在夜色映衬下显得格外白、格外醒目。云祥将铺盖摊开,铺在摊开的棉花一角上,然后躺了上去。还真软和。他想,躺在白云上也不过如此吧?又一阵风吹过,清爽清爽,席地幕天,他聆听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半夜里,云祥被冻醒了,同时听到那边有窸窣窸窣的声响传来。朦朦胧胧中,他隐约看到一个飘忽的人影。那个人影正急急忙忙往一个口袋里屯棉花。仔细辨认,好像是个女的。

难道是她?云祥屏住呼吸,吓得大气不敢出,好像那个偷东西的不是别人,而是他自己。云祥赶忙闭上眼睛,脸扭向一边,装作沉沉睡着的样子。他心怦怦跳着,想,千万别让她看出我没睡着,街坊邻居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那样,再见面,该多难堪啊!

云祥极力憋着,可还是发生了意外。一团不争气的痰在喉结蠕动,他咕咚一声,没有把持住,轻咳,打破了旷野的宁静。

这一声轻咳如同炸雷,吓得那人闪身丢下口袋落荒而逃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,云祥收拾好铺盖卷,哼着小曲回到家里。云祥嫂已经做好了饭,问昨晚睡得如何,有没有碰到偷棉花的。云祥说,野外又凉快又清爽,睡得好着呢。我早说过,谁稀罕去偷你那点儿棉花?不去看,棉花也不会少一根毫毛。说完,云祥撂下饭碗,照常去学校上班去了。

太阳出来了,又是个好晴天。云祥嫂洗刷停当,去场地翻晒她的棉花。出门时路过疙瘩婶门口,疙瘩婶正蹲在大门外吃饭。见到云祥嫂主动打招呼,说:“他嫂子,这一大早干啥去呀?”

云祥嫂说:“趁天气好,去场地里翻晒晒刚摘的棉花。”

疙瘩婶说:“还是你有眼光,今年种了棉花,赶明儿惠杰办喜事,套几双新棉花被就不用发愁了。哪像我,你疙瘩叔这个死鬼走了,顾不上种了,要是俺家老二今年办事结婚,临时抱佛脚,上哪弄去哩?”

“婶,您不用发愁,俺家的棉花到时候用不完,匀给你点妥了。”

“那多不好意思呀,不用,不用。到时候真不中,俺到街上随便买点算了。”

下午,云祥照常下班回来。吃着饭,云祥嫂对云祥咕咕说:“我咋看,咋觉得棉花比昨天少了不少呢?”

云祥笑笑,说:“咋会不少呢?新摘下的棉花,不就是晒一天少一天?吃你的饭吧,还是那句话,谁也不会去偷你那点儿棉花。今黑我也不去看。”

其实云祥心里清楚,棉花的确少了不少,窟窿实实一大口袋呢,让他悄悄送到了那个被吓着的偷棉花人的家门口了。只是留下的窟窿,被他拿旁边的棉花匀补过去了,不细看,还真看不出来。

那年年底,惠杰和疙瘩婶家老二同时办事结婚那天,天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。大雪像厚厚的棉絮,将云祥和疙瘩婶两家覆盖在温暖喜庆的气氛里。③2

盤龍山

周 毅



周 毅《岁朝清供》68cm x 138cm

一清二白

□ 张海燕

我家有两只白猫,暂且称为大白和二白。大白是白雪小米,小白是它不争气的儿子。

因为当初二白身体羸弱,就没被送走。幼时生病险些丧命,我买来妈咪爱一点一滴喂它,才将它救活。

大白其实很疼爱它的最小的小崽,每次捉到老鼠,都带回来给它吃,还不厌其烦地传授捕鼠技能。无奈,二白不解风情,总是将小白鼠玩丢。大白气得一脸无奈。

三个月过去了,二白一点儿捕鼠的技能也没学会,谄媚的本领倒是渐长。它只要饿了,就喵喵喵喵地在你脚下,扬着脸望着你,睁着一双蓝汪汪的眼睛,叫得你心都碎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,大白开始讨厌二白。大白一看到它谄媚无能的丑态,就气不打一处来,呜呜地向它发出警告。也许是认为它已成年,应该独立了,却还赖在自己的地盘不走。总之,大白一见它就恼怒,也许恼怒它赖在主人身边,夺走了自己应得的宠爱;也许是恨它无能愚蠢,连一只刚会爬的幼鼠都没捉住过;也许是仇恨它……总之,大白不能见到它。世间,竟有这样的母子。

二白无动于衷,丝毫不识趣。它总是自顾自地吃喝玩乐,即使妈妈恼了,还是往大白身边凑。

二白的日子最惬意,冬天的时候,

躺在被窝里睡;春天的时候,窝在沙发里睡;初夏的时候,伏在椅子上睡。白天,你总能见到它蜷曲着酣睡的身影,晚上的时候偶尔出去遛弯,提醒注意,不是捉鼠,间或也和隔壁小花幽会。

二白最大的本事就是没本事,因为没本事,所以没脾气。自出生以来,从未伸出一个尖利的爪子,从未抓过任何一个人。与之相比,大白抓过女主人、男主人、小主人以及小主人的小伙伴,算下来打狂犬疫苗都不止1000元,让人无语。但是,大白的业务能力极强,能捉老鼠、青蛙等走兽,能捕食麻雀、喜鹊、鸽子等飞禽,头又尖又小,但极为聪明,知道自己去卫生间解决个人问题,能够自己拉开玻璃窗,能自己寻着主人的气味找到主人的办公室。我在舞蹈室跳舞的时候,它就站在门外守着,喵喵喵喵地叫着,一直等到我们一起回家。无论它走多远,你只要招呼一声,它都千辛万苦地奔回家来。有时,我们散步,它在旁边绕圈跟着,走走停停,满是依恋。

大白个性强,感情丰富,它的忠实伴侣是一只邻居家的胖脸猫。它俩在一起时,多是大白欺负胖脸猫。胖脸猫一脸憨态和胆怯,每次它俩一起玩要,一看见我,像是老鼠看见了猫。

我经常和邻居大姐谈起我们两家的猫,她总是说,怎么教也教不会胖脸猫去卫生间。她还调侃道,她的猫像

她,憨;我的猫像我,聪明。其实,聪明何尝是一件好事呢。

后来,胖脸猫走失了,大白失魂落魄,时常蹲坐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守望,发出呜呜的悲鸣,有时还留恋地卧在胖脸猫曾经的窝里,一副戚戚的情态,看着让人心酸。猫容也日渐消瘦,精神也萎靡不振,加之二白“挥之不去”,让大白心力交瘁。

有时,它宁愿待在人家厨房里的锅底烟灰堆里也不愿回家,大概和人伤心时想躲起来一样吧,逃到自己的世界独自疗伤、疗伤。

即使这样,大白看到二白,生气得拿前爪打它、挠它,想尽一切办法想赶走它,独占专属自己的地盘,二白也从不反抗,还挺孝顺。与之相比,似乎二白才像一只真正的猫,任你玩耍。有时我们让它练体操,前空翻、后空翻,在半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然后漂亮地落到软软的被子上,它只是喵喵一声,没有任何反抗和不满。有时,把它扔到树干上,它就顺势往上爬,一直爬到树杈上,站在上面仰望蓝天。它蓝色的眼睛和天空一样深远。

一日,我得了一只麻雀,用绳子系着,它和花儿在车底下玩耍,我将麻雀抛到它面前,它还在懵懂之中,小花一下扑上去,抓住麻雀不放,我连声呵责,又费劲地将麻雀从猫口拉出。我

又将麻雀甩到它面前,它像个傻瓜一样,还没反应过来,小花一个箭步,一伸利爪,就把麻雀咬在口中,飞快地逃走了,又蠢又笨的二白就这样败在媳妇的快步利爪之下。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绅士风度吧。

其实,精髓还在于我特羡慕嫉妒我家二白。有时,我都想变成它,像它一样随心所欲、自由自在。你看它懒散地安稳地睡在床上、沙发上、冰箱顶上、空调外挂机上,睡它想睡的任何地方,睡到它想睡的任何时候,使用它想用的任何一种睡姿,或是蜷缩一团,或是四肢伸展,或是俯卧前屈,或是仰面躺着,不用担心天黑,不用忧虑天亮,不用被铃声摆布,不必被世事叨扰。

你责怪它时,它便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;你摆弄它时,它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姿态,让我觉得,无能、无脾气、无个性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。有时候想,能像它一样就好了,无思,无想,无欲,无望,无奢,无求。饿了,就吃;饱了,就睡。不买房,不购车,不交际,不出行,安闲自在。

大白活得太清醒,总是知道该做什么,需要什么。二白活得自我自在,从不在意身外俗事,只是沉浸在安闲的世界里无所事事。

偶尔,我真愿意像二白一样,二话不说,二事不做,白白快乐。③2

光阴慢

□ 邵永刚

谁拥有这一园子海棠?

问

海棠未绽,世间未免寂寞;
海棠盛开,世间更加寂寞;
海棠飘飘谢落!在风中,那摇摇招招恹恹斑斑的信笺将要寄往哪里?

梦中把红铜钥匙塞到我手里的人
给了我哪一把锁,哪一扇门,哪一个异乡?

盐

兄弟,掏空整座大海,
也放不下那一粒盐。

他——

是从锈在谁身体里的黑铁上,
砸下来的一块——粗拉拉的断面
上,闪烁着铁刚刚被痛醒的光——
惊悸,冷冽!
在这个渊穆的子夜,凛凛然打着
量着阅读它的人。

……偶尔在文字里发呆,偶尔
在灵魂外瞎逛;
梦游,是神来之笔——
欠远方一个天涯,
欠玫瑰一部诗集;
他因而是一个有幸福感的人:
因为,他活在别处。

蓝

一声“远方到底有多远”,唤醒
了他心底的蓝——
一万年,都是蓝的——

虎

山中无老虎,山林从此空着。

虎在,那座苍莽的王国充满着
秩序与生机;

老虎在自己背上立下斑斓的铭文:
那苦命的黄金,凛凛然照耀着山林,
也照耀着杀戮和被杀戮的险境,
与生命生生不已的伟力……

颂

雪

晶莹,清绝。
她们在天上盛开,在人间凋谢。

雪意外地地下起来时,人间一片
无措与惊喜。

一万年,让一滴水在茫茫的大
海里找寻自己。
一万年,一滴水深深的孤寂把
大海整个都染蓝了。

鹰

从远天回来的鹰,把翅膀飞得
破烂不堪;

它降落的地方,草,都枯了;
没办法,它在它们之外。

静静的晚风里,
那儿,闪烁着一个人心灵至福
的安宁。

云

越过大海,那人直接把船开进
了一颗盐里。

这个冬天,一朵云被他反复梦
见,醒来总是默默扼腕,默默吟诵胡
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苦楚的诗句:

“白云啊,
被撕碎的翅膀——不知属于
谁?
我走不到你身边——你往哪儿
飞?”

树

灯

灯油在地底无际的黑暗里吃尽
苦头,但它只结一种果实:光明。

梦

呵,一个以一滴水活命的人,宁
静盛满心房——
一个奢侈的梦啊:一个人弹琴,
一个人听雨,一个人
用半滴清水映月,用半滴浊水
养鱼……

旷野上,一棵一棵知道发芽又
懂得落叶的树,继续在岁月里
发芽时带来新生,
叶落时将悲哀散尽。

诗(二)

“一”

在一首优秀的诗篇里,沉默处
处可见;

像脚下一块块黑色的石头,草
丛中时显时隐,将一条秘密的小径
引向了也许并不存在的远方……

弱水三千,用溪河流着,用湖海
盛着,他只取一瓢饮——
“一”
于天地间,何其甘冽。

诗记

雨

雨,直接落进了心里;
在孤独的山冈上,真好——

一滴、一滴,世间哪一次相遇,
不是久别重逢?

……窗外,每一颗雨滴的路径,
都被风吹得微微弯向这里,
微微弯向那里,
风说:让雨再多飞一会儿;
让虚构
再多给诗人一点儿时间……③2

你听,这雨声!

□ 刘凯

你听,这雨声
淅淅沥沥,在窗口
诉语般零碎,密稠
像是揉碎的一首宋词,搁笔的
阁楼

婉约的韵,风翻起的迷离,如
秋

易安的二杯两盏,在风雨飘摇
的暮晚
淡的有点像,如水入喉
情深深几许,酒浅难消沉,未休
这雨声,你听
点点滴滴,无边思雨,而意似不
收

细如愁,满地落花魂,难留

你听,这雨声
这雨声,悠悠
薄凉透,曾满树花香浓厚
滴滴答答,在心口
读秒般的慢,素描

宋词和一场雨,意象搭构在一
起的清秀

月若有时,月如钩
想雨莲的柔,像你的眸
在雨漫漫,漫过——时节如
流

想起你的时候,我就把一首特
像你的宋词
皱了展开看,展开了又皱③2

